

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哲学简史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张小默 / 译

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
近百位哲学家的思想精华

一部读懂西方文化发展的智慧之书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哲学简史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张小默 / 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简史 / (英) 伯特兰·罗素著 ; 张小默译.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10

ISBN 978-7-5682-8773-9

I. ①哲… II. ①伯… ②张…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32999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12

责任编辑 / 申玉琴

字 数 / 175千字

文案编辑 / 申玉琴

版 次 /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49.80元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一部大书，”亚历山大诗人卡里马科斯^①说，“就是一大罪孽。”基本上，我倾向于赞同这一看法。而今我之所以敢于把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无非就是因为相对于罪孽而言，这本书并不大。前不久，我写过一部与本书主题相同的书，因而我需要做一下专门的解释：《西方的智慧》^②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当然了，倘若没有之前的我那本《西方哲学史》，它是绝对不会问世的。

① 卡里马科斯（约前 305 年—约前 240 年），古希腊著名诗人和学者，曾工作于亚历山大图书馆，为该图书馆编写了一套详尽的书册总录。他是希腊化时代最具生产力和影响力的学者诗人之一。

② 《西方的智慧》，原书名 *Wisdom of the West*，本书将其定名为《哲学简史》。

这本书力求概述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这段时期的西方哲学，并对这些事迹涉及的历史背景做一些提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书中集纳了人物、地点和文件的图片，所选择的来源尽量接近它们所处的年代；最为重要的是，我尽可能想办法将一般用文字表述的哲学思想图解化，用几何的象征意义来传达相同的信息。在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因此结果总不能尽如人意。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表述方式似乎值得探索。到目前为止所能实现的图解，显示出了更先进的优点：它不受限于任何特定的语言。

说到为何仍要再出一本哲学史，可以说两件事作为理由。首先，既简明扼要同时又颇为全面的哲学著作少之又少。的确，有很多涉及范围极广的哲学史著作，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每个问题。对于那些著作，本书显然无意与之一争高下。那些对此有浓厚兴趣的人，无疑能随时查阅它们，甚至还能去找找它们的原始文本。其次，目前日趋激烈的专门化趋势，正使人们忘记他们对先辈的知识债。这本书旨在抵制这种健忘行为。在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西方哲学均为希腊哲学。切断我们

与以往的伟大思想家联系的纽带而沉溺于哲学思考，是徒劳无益的。原本人们认为，哲学家应该对任何事物都无所不知，这或许是错误的。哲学要求了解相关范围内的所有知识。无论如何，认为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的普遍看法，无疑大错特错。那些认为哲学“真正”始于1921年或早不了多久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当代的哲学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因此为希腊哲学提供相对较大的篇幅，也就合情合理了。

哲学史的记叙可在两种方法中选其一来进行：要么纯粹叙述，表明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要么夹叙夹议，以展现哲学讨论是怎样进行的。本书采用了后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样做不应该让读者误解为只因发现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有缺陷，就置之不理。康德曾说，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我们应该先搞明白哲学家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再将其搁置一旁。同样还必须承认，有时候努力似乎并不与达到的理解程度成正比。说到底，这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每个人都得自行解决。

本书主题的涉及范围和处理方式，均不同于我早

先那本。新材料的搜集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我编写了文本，选择了许多插图，还设计了大部分图表。本书旨在考察哲学家们已经探讨过的一些首要问题。倘若读者在详读之后，有兴趣进一步深入研究哲学，那么本书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伯特兰·罗素

序 篇

在工作时，哲学家到底在干吗？这的确是个奇怪的问题。要想获得答案，或许我们要先搞明白他们不做什么。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有许多事物已经被很好地理解了。举个例子，蒸汽机的运转，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领域。同样，我们对人体的构造和功能也了解得非常多，这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问题。最后再谈谈星球的运行，我们知道得也不少，这要归入天文学的主题。所有这种被明确定义的知识都属于某种学科。

不过，这些知识领域都会邻接未知领域并被其包围。一个人一旦跨进边境进而深入其中，他便从科学闯入沉思的境地。这种沉思活动是一种探索，抛开别的不谈，这就是哲学。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各种科学领域都

是从该种意义上的哲学探索开始的。一旦某种科学变得基础坚实，除了边缘问题或方法问题，它便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起来。但在某种程度上，探索的过程并不会照此发展，它只会继续下去并寻找新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哲学与其他类型的沉思区分开。哲学本身既不会解决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所言，哲学是出于其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云游探险。所以，原则上并无教条、礼仪或任何神圣存在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或许会固执地拘泥于教条。对待未知的事物，实际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接受人们基于书籍或神灵启示而宣称已知的东西；另一种态度是自己出去探索，这正是科学和哲学采取的方式。

最后，我们或许还会注意到哲学的一个特征。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出于辩论的需要，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个词典上的定义，说数学就是“数的科学”。照这样说自然毫无争议，而且提问者很容易理解这样的陈述，尽管他也许对数学一无所知。在任何有明确知识主体的领域，都能以这样的方式给出定义，但哲学则不能如此定义。针对哲学的任何定义都是有争议的，

因其仅体现了某一种哲学态度。搞清楚哲学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事哲学。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揭示前人如何从事这项工作。

人们在某些时候会问自己很多问题，又无法从科学那里找到答案。那些主动独立思考的人也不会愿意轻易相信预言给出的现成答案。哲学的任务便是探究这些问题，有时候还要解决它们。

因此，我们可能会想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例如，生活的意义为何（如果它确实有任何意义的话）？世界有一个目的吗？历史发展将被导向何处？又或者，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吗？

紧接着，就有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大自然是否真的受到规律的制约，还只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到万物保持某种秩序才这么认为？再者，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世界是否被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倘若果真如此，它们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

还有，我们该如何评价人类？是否如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样，人类只是点点尘埃，在一颗渺小而无用的星球上无助地蠕动？或者像化学家所说的那样，人类只是

以一种巧妙方式摆弄在一块儿的一堆化合物？或者像哈姆雷特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在理性上是高贵的，在能力上是无限的？又或许，人类同时兼具所有这些特征？

随之而来的，还有关于善与恶的道德问题。是否可以认为某种生活方式是善的，而另一种是恶的，又或者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无关紧要？倘若真有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它是怎样的，而我们又该如何学会那样生活？有没有一种被我们称为“智慧”的东西，又或者只是看似智慧实则虚张声势？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感到困惑。人们自然无法通过在实验室做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不愿意听信那些兜售灵丹妙药者宣称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史尽其所能给出了答案。在研究（哲学史）这个艰深的课题时，我们要了解前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毕竟处理哲学的方式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所获知的东西极为有限，但这终将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

前苏格拉底时代 / 001

 雅典 / 043

 希腊化时代 / 121

 早期的基督教 / 143

 经院哲学 / 159

 近代哲学之崛起 / 181

 英国经验主义 / 247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 271

 功利主义及此后 / 311

 当代 / 341

 终篇 / 365

目录



前苏格拉底
时代

西方文明的源头便是古希腊，其基于2500年前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在这一点上，它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并不相同。贯穿于古希腊哲学的主要概念是“逻各斯”，除其他含义外，它还指“言语”和“量度”。所以说，哲学讨论与科学探索是密切相关的。从这种联系中产生的伦理学说发现了知识中的“善”，这正是不带偏见探究的论题。

首个科学的哲学学派诞生于米利都。这座位于伊奥尼亚海岸的城市在当时是繁忙的商贸中心。它的东南方有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方是爱琴海和黑海，西向越过爱琴海便是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东向紧邻吕底亚，并借此通达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米利都人跟吕底亚人学会了铸造金币。米利都港挤满了来自许多国家的

商船，货仓里堆存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货币作为存储价值和交换各种商品的通用工具，所以米利都哲学家提出“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据传，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于是哲学和科学由此产生。在传统文学中，希腊人将泰勒斯列为“七贤”之一。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食。天文学家推断出那次日食发生于公元前 585 年^①，由此确定了他的在世时间。泰勒斯未必了解日食的原理，但他必然熟知巴比伦人关于日食现象的记录，因而能够得知日食发生的时间。恰巧，在米利都能观察到这次日食现象。这对研究年代学的人是一件好事，对泰勒斯本人的声誉无疑也是一件好事。同样，他是否曾创立了三角形相似的几何学原理也很值得怀疑，但他确实能够运用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经验测算法”估算海上的船只及其他无法接近的目

① 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泰勒斯准确预测到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发生的日全食。

标距离。由此可见，他已经对“几何原理具有普遍应用范围”有了一定的概念；这个有创见的普遍性概念源自希腊。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是泰勒斯最为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并非一瞥定论，也非脱离观察的纯粹臆想。现如今，我们认为可转化为水的氢是一种化学元素，所有其他的元素均可由它合成。这种“万物归一”的观点是一种卓越的科学假说。单从观察的角度来说，近海观察似乎使这一假说更有说服力：人们会留意到海水在阳光下蒸发，雾气自水面上升而形成云，云又形成降水。依照这种观点，大地便是以水凝聚的一种形式存在的，其中的细节或许颇为虚妄，但它仍然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物质在不同的聚合状态下保持不变。

米利都的下一位哲学家是阿那克西曼德，他约出生于公元前 610 年。与泰勒斯一样，他既是一位发明家，又是一位实干家。他是首个绘制地图的人，还是黑海之滨一个米利都殖民地的首领。

阿那克西曼德对其前辈泰勒斯的宇宙论进行了批评。的确，为什么要选用水呢？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不能是

它自身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应该是不同于这些形式的某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一种更为基本的东西。因为物质的各种形式会不断地相互对抗，如热对冷、湿对干，这些相对的形式总是在此消彼长，大概就像希腊人说的，它们处在“不公正”的状态，也就是“缺乏平衡”。倘若这些形式中的一种是基本物质，那它大概早就战胜了其他形式。原始物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物质因子”，而阿那克西曼德则称它为“无际”，即充斥上下四方的一种无限的物质。世界由此而生，终究又回归于此。

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地球是一个自由浮动着的圆柱体，我们就处于其中的一个截面上，而且我们的世界被数不清的其他世界所围绕，其中之一便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银河。每个世界的内部功能受控于一种旋涡运动，这种运动将地球向中心聚拢。天体都是被气遮蔽起来的火轮，仅仅有一个点是例外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看成是自行车轮胎，没被遮蔽的那一点便是气门。我们当然还记得，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气是能够使万物变得看不见的某种东西。

关于人类的起源，阿那克西曼德有一个极为“现代